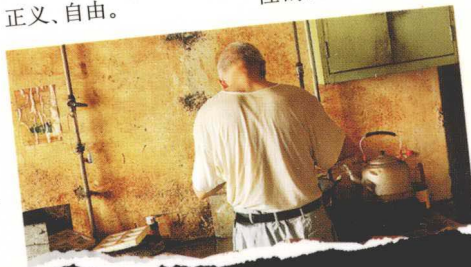


冰点
特稿

【中国青年报·冰点】

透过这些故事，你能看到自己的同胞——那些老人、那些孩子、那些青年、那些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沉默的大多数——在经历怎样的命运。从关注人的命运出发，冰点一直着力维护许多最基本的价值，比如悲悯、同情、宽恕、正义、自由。

喜欢冰点的读者，并非想从这里寻找简单的信息。对他们来说，冰点也许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不太一样的视角，也许触动了社会神经的某种痛觉，也许拨动了大众内心深处的某根琴弦，也许点燃了寒冷小屋中一盏人性的灯。



给沉默的大多数以温暖、勇气和力量

永不抵达的列车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特稿精选（2010～2011）

杜涌涛 徐百柯 主编

给沉默的大多数以温暖、勇气和力量

永不抵达的列车

杜涌涛 徐百柯——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不抵达的列车 / 杜涌涛, 徐百柯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117-1433-6

I. ①永… II. ①杜… ②徐…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4916 号

责任编辑: 张维军 刘文利

出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2 (编辑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80 × 960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80 元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特稿精选（2010 ~ 2011）

伤逝·世相·家国

在不放弃社会“焦点”“热点”的同时，更多地去关注尚不那么显著的人群和事物，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更多地发表一些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见。

每个人内心都怀有
对正义、良知、悲悯、宽恕与自由的向往
愿文明从制度上守护人性的美好

序 言

冰点：有温度的故事

你相信吗，在这个国家、城市和乡村每扇紧闭的门后，都有动人的故事？我们相信。并且，这就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存在的理由。

一个从业3年的年轻记者在总结里写道：“冰点之于我的意义，就在这一篇篇特稿中透露出来。我得以见到并记录多种多样的世界，特别是那些人性中最难向外人表达的善、美、智慧、宽容、丑陋、痛苦，以及爱。”

而一个社龄近30年的老记者这样说：“纸媒完蛋了吗？原来去敦煌采访，一个在那儿工作了48年的老艺人领我逐个洞子地参观壁画。从他的解说中，我悟出，无论社会怎样变幻、岁月如何更替，有一种东西是不变的、千百年来一直存活着，那就是我们从先人身上遗传下来的人性和人情。现时代，生活方式、传播方式总在变，但人性和人情还是没被改变的吧？我又想起冰点在创办之初受到读者喜爱的理由，那就是打动人。在普通人不普通的命运中，展示出一种价值——善良、勇敢、坚韧、抗争、同情心、爱、创新等人类共同尊崇的优良品质。它们仍在默默地、顽强地存在和生长着，正是它们打动着读者。”

因为某些机缘，我们得以敲开一扇又一扇的门、取得信任，并让里面的人开口讲述他们的故事。

透过这些故事，你能看到自己的同胞——那些老人、那些孩子、那些青年、那些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沉默的大多数——在经历怎样的命运。从关注人的命运出发，冰点一直着力维护许多最基本的价值，比如悲悯、比如同情、比如宽恕、比如正义、比如自由。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每篇报道都

会触及这些东西。不过，十多年以来，冰点的人员尽管有变动，但这套相对恒定的价值观一直都在，涉及这些价值的新闻线索对我们特别地有吸引力。

写特稿是技术活，但新闻样态里包涵着上达于“道”的东西，所谓“明道”。道是什么？即新闻的价值观、报道的价值取向、记者的价值追求。具体到冰点而言，从大家耳熟能详的开山之作《北京最后的粪桶》起，我们就亮明了视角：关注那些被忽视、被遗忘，甚至被屏蔽的人与事。冰点，不是焦点或热点。然而，我们又是以最深的情怀去关注这些故事、以不“冰”的方式把它们传递给读者，让阅读感受不“冰”、让引发的思考不“冰”。

所以，冰点，讲的其实是有温度的故事。

曾有一位给冰点写过稿的学者对我讲：“你们要坚持下去，要知道，这种坚持是有意义的。我平时接触过一些冰点的读者，尤其是基层的朋友，他们很看重冰点带给他们的温暖。冰点让他们相信，这个社会上不是光有丛林法则。”

丛林法则是什么？就是弱肉强食、就是不择手段、就是“拼爹”、就是工具理性完全地压倒和吞噬价值理性。如果冰点提供的新闻，能让人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另一些没被压倒的、也不可能被吞噬的价值，那么冰点同人是可以欣慰的。

常听到一些朋友——媒体同行也好，关注我们的读者也好——提起冰点的定位时爱说：“这是办得挺好的一个栏目，经常发一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东西。”实际上，这里面稍微有些误解。如果你翻看从1995年至今的冰点特稿，便会发现这个栏目的主体并不是扒粪式、揭黑式的报道，而是一种基于深切的情感关怀、命运关怀的报道。这恰恰才是冰点最大的特色。冰点当然出产过影响颇大的调查性报道，但整体的基调还是落脚在这个“冰”字上面。

话说回来，大家是觉得冰点做得不错，为了赞扬它，才以揭露性报道来为冰点定位的。在我看来，这一方面反映了在当下的传媒领域里，此类报道稀缺，而此类问题在社会上又特别严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是不是

也正好说明了，目前更稀缺的是那种充满命运质感和生活细节的、基于人性温度的报道呢？这种报道，甚至稀缺到了大家都没有专门把它作为一种类型来加以“赞扬”的程度。

而这恰恰是冰点安身立命的、也是冰点最乐于奉献给读者的一类报道。

平面媒体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在于深度。报纸能提供什么？已经越来越不是简单地向读者告知信息，而是告知其深层的真相和逻辑。这便是所谓的“深度报道”。揭露真相毫无疑问是深度报道的职责。而同时，从城市和乡村的那些门后面寻找动人的故事，并从中萃取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意象、阐释这个时代的演进逻辑，则展示了深度报道迷人的另一面。《冰点周刊》不排斥前者，但更专注于后者。

徐百柯

2012年6月

目 录



序 言 冰点：有温度的故事 1

第一辑 伤 逝

失落的阶级 3

一个老派共产党人 17

精神病院里的知青科 31

最后的铁蹄马 44

谁来定义英雄 59

永不抵达的列车 75

第二辑 世 相

码头春秋 89

柠檬水起义 102

对抗语文 116

政 治 课 131

最倒霉的家庭 146

生命的礼物 162

一个矿工的两重世界 176

第三辑 家 国

为国家让路 193

别了，土地 207

人民会用脚投票 221

批评官员的自由 235

永不消逝的爱情 249

共产主义大楼 263

改革深 社会稳 277

第一辑

伤 逝

我们走得太快，是时候该停下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了！

——张 猛



失落的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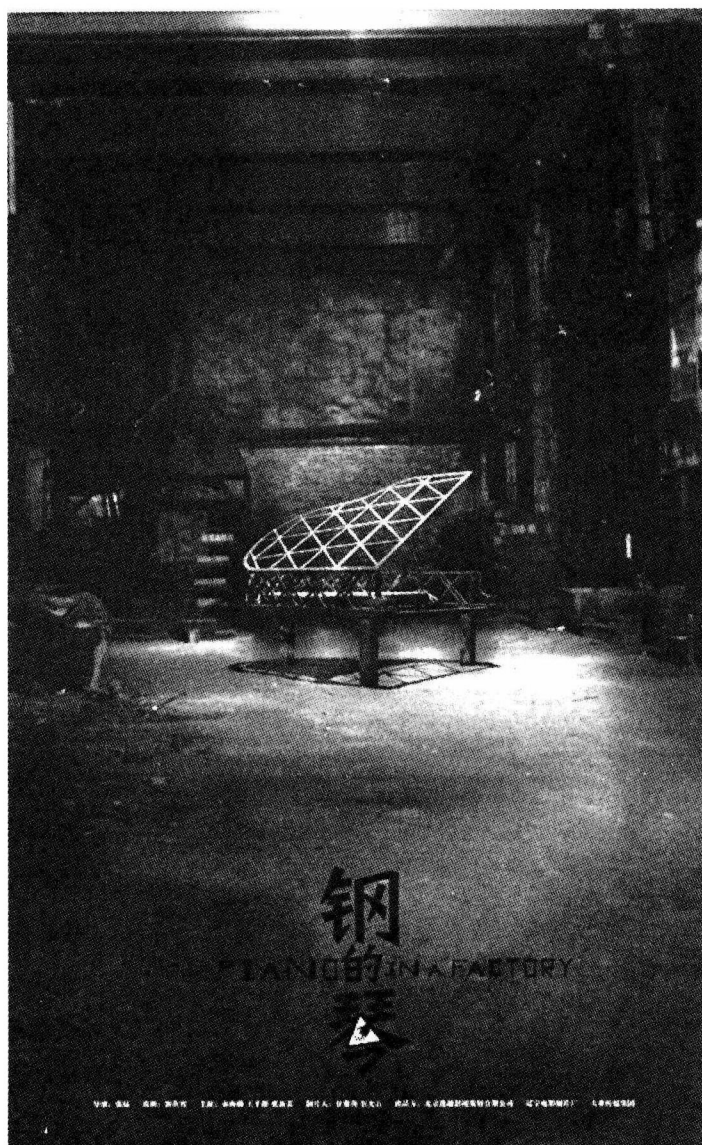
放映厅里只坐着 4 个人，空荡荡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

7 月的一个晚上，吴晓波无意间在杭州一家电影院的海报上发现了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电影。这部投资只有 500 多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 3》之间短暂的空当儿上映，显得很不起眼。

《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力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友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要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中国目前约有 8000 块银幕，留给《钢的琴》的很少，它仅仅挤进了几十家影院。可编剧宁财神去看电影的前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称心情“很紧张”；毕竟，这可是一部“迄今‘零恶评’的电影”。几天后，这位著名的编剧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影评：“祝愿未来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输了现在，赢了未来，10 年后，许多商业电影都从碟店消失，但《小武》和《钢的琴》这样的电影，还会继续卖下去。”



《钢的琴》海报

在吴晓波看来,《钢的琴》带给当今中国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领域。“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他写道。

但正是这部电影直面了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7月7日,电影里那架用钢制成的钢琴被装进了一辆蓝色的大卡车中,离开拍摄地鞍山,来到北京。在导演张猛看来,比起那些能映出优美倒影、黑白相间的钢琴来,这架“钢的琴”显得“笨拙又束手无策”。

就在两个多月的拍摄工作完成后,这个庞然大物开始生锈,然而“琴虽锈了,记忆没锈”。与钢铁有关的岁月,是这个36岁的导演生命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他出生在铁岭的一个工厂大院,家族里有7个人曾分别在辽钢和铁西铸造厂工作过。

张猛举家搬到沈阳后,钢铁仍一度在这个城市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宁曾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沈阳发育得最为完备。一条铁路标识着沈阳普通生活区和工厂区的界限,铁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铁西区。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铁西占了3家。

张猛还记得,铁西区里工厂连成一排,烟囱林立。他甚至听说,无论人们从哪个方向进入沈阳,都会看到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这3座高达百米的烟囱是“回家”的标志,简直成了“沈阳的地标”。

电影中,也有两根突兀的烟囱不断在画面中出现。工人们生怕它被毁掉,恨不得将那里改建成“蹦极的场所”。可是这群人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照料不好,烟囱最终还是被爆破了。现实中的沈阳,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也于2004年被拆除。

苏联“老大哥”援建的不仅是大型工厂，还包括大片的苏式工人村。张猛记得，在那些砖红色外墙的3层小楼周边，配套建设有学校、电影院、照相馆、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园。“那时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他说。

在张猛的记忆中，铁西区工人的好日子大概从1985年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一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人们普遍将上世纪90年代初期视作最早出现下岗职工问题的时间点。为了提高效率，国企开始着手将冗余人员从原有的岗位撤换掉。曾经一家几代人接班上岗的工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手里的“铁饭碗”也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人夺走。

2002年，铁西区已经变为下岗问题的“重灾区”。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的吴晓波前往铁西对下岗工人进行调研，至今他还记得，一种平静得近乎麻木的情绪包裹着那里，人们很少控诉，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里遇到了一个每天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带回家的中年人，当被问及自己的单位时，那人用一种极其平和的语气替工厂开脱：“厂子原来很辉煌，但是现在亏损很多年了。国家很困难，我们也理解。”



2003年的沈阳铁西区工人村 CFP供图

这个带着一兜白菜帮子悄悄离去的背影，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孤本。

尽管那时大部分下岗职工的“吃饭”等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家庭收支也属平衡，但学者们更倾向于将这种平衡称为一种“脆弱的平衡”。子女上大学的学费、一场疾病，甚至食品价格的上涨都可能成为压垮这种“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夫妻几乎同时下岗，儿子正在读初中，仅仅维持基本的温饱也成了大难题，每一笔额外的开支都可能让这个家庭彻底陷入贫困。一天，儿子告诉父母，学校即将召开运动会，按照老师的要求，他得穿一双运动鞋。可这个家就连买一双新鞋的钱也凑不出来。吃饭时，妻子不断抱怨着丈夫没本事。丈夫埋头吃饭，沉默不语，可妻子仍旧埋怨着。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这是吴晓波在调研时听说的一个真实故事。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给他讲故事的那张面孔，“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他仍然有时会在梦中再次遭遇这些故事和面孔，“浑身颤栗不已”。

我们还是需要把那个时代拿回来，摊到人们面前

《钢琴》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高耸但随时可能被炸掉的烟囱、被遗弃的工厂和萧条的生活区是那些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难以抹去的集体回忆。

可张猛却发现，总会有观众来问他有关电影的细节，“那时的啤酒长那个样子？那个年代也有宝马吗？”坐在沈阳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咖啡厅里，这个电影人无奈地笑了：“其实那个时代距离今天真的没多远，只有10年而已。”

他明白，镜头里这些下岗工人曾经密布在自己的周围，可是如今，他们“早已不是生活的主流了”。这个“总喜欢把生活拿回来再想一想”的电影人一脸疲倦地解释着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还是需要把那个时代拿回来，摊到人们面前。下岗工人不应该就这样被遗忘掉，或是继续失落下去。”